

芒流

芒流

刘书宏著·绘
MANGLIU

无论你有多苦，
都能从本书中找到活着的力量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吉 祥

流

刘书宏著·绘

无论你有多苦，
都能从本书中找到活着的力量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盲流 / 刘书宏著 .—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5

ISBN 7-208-05865-2

I . 盲 ... II . 刘 ... III 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 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08962 号

出 品 人 施宏俊

策 划 钟智锦

责 任 编 辑 钟智锦

美 术 编 辑 尚燕平



盲流

刘书宏 著 / 绘

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出 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(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)

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
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9×1194 毫米 1/32

印 张 5.375

插 页 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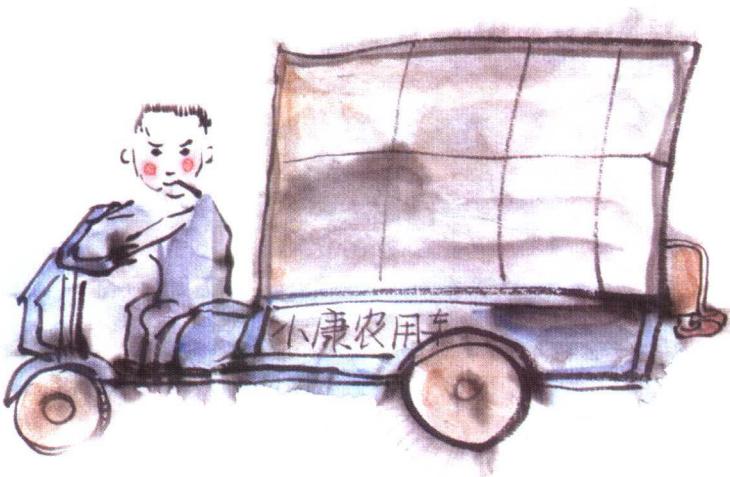
字 数 130,000

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208-05865-2/I · 246

定 价 18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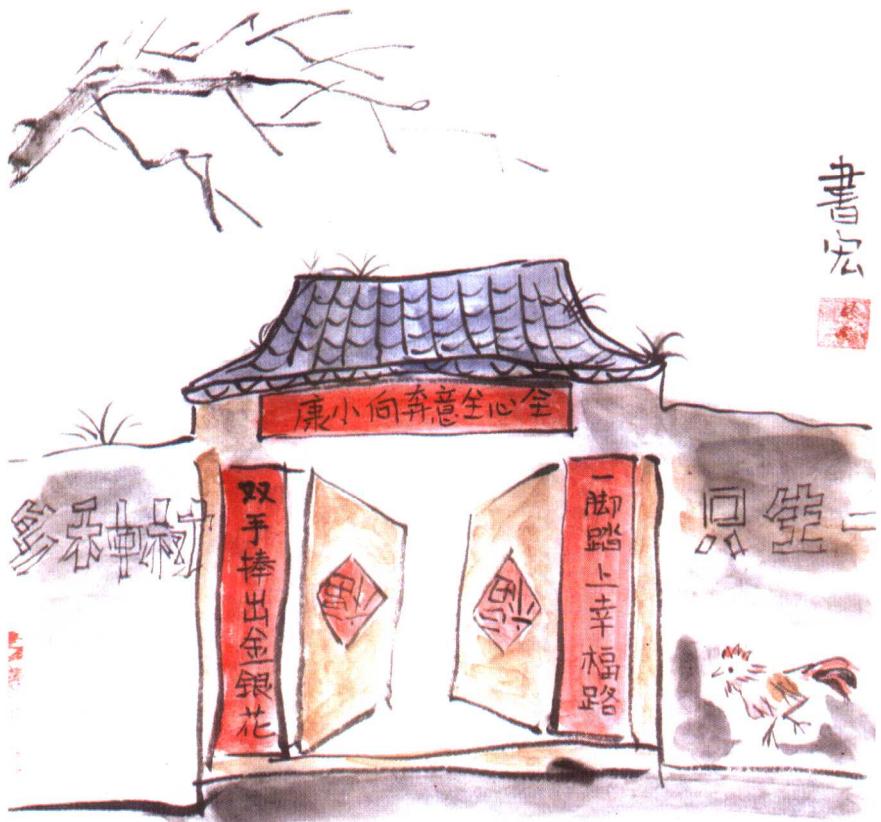


畫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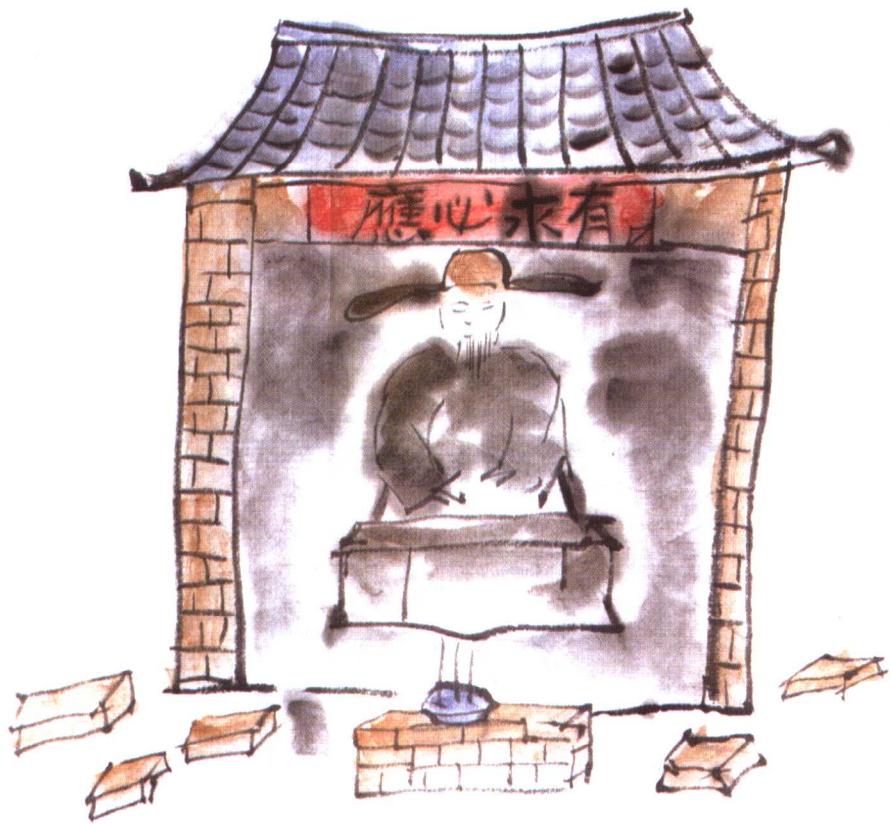


车站外有很多的农用三轮车，是汽车的补充。很多回乡的民工，下了汽车再回乡就要乘坐这种机动三轮车，五角钱一位。孙国民就是坐着这个车来的。

書宏



为加大工作力度和计划生育的宣传力度，给予超生者以心理上的负担，尤其是给工作重点孙国民夫妇予以震慑，令其悬崖勒马，不生侥幸心理，干部们重新粉刷了孙国民家的院墙，在上面重新刷上了一条大标语“只生一个好”。



孙国民说：“土地老爷，刚才我说错了，我不求儿子了，求一个女儿，只要有一个女儿，有点毛病也行。这就不为难你了，求你一定成全我，我替我老祖宗谢谢你。”

书画



城里人嘴叼，尽吃稀罕的。山芋这个东西在农村要做山芋干子，样子不好的都喂猪，但烤熟了就不一样，城里人爱吃。

桂·國



孙国民夫妇途经一个公共汽车站，突然听到站边的花圃里传来婴儿的哭声。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停下脚步。到跟前一看，是一个弃婴，哭声已经很微弱了。苏桂芬把孩子抱起来，在怀里晃悠几下，看了看孙国民。这对盲流夫妇在武汉凌晨的街头对视了老长时间。

书画



二柱拿起唢呐鼓起腮帮子吹了一段，吹完了放下唢呐，说：“怎么样？”

栩栩说：“你吹的是什么？”

二柱说：“我吹的是游乐场的滑滑梯。”

栩栩说：“那我也会。”说完拿起唢呐，鼓起腮帮子也吹了一段。

二柱说：“你吹的是什么？”

栩栩说：“我吹的是秋千。”

二柱说：“你把喇叭抬那么高干什么？”

栩栩说：“栩栩的秋天可以荡到天上去。”



烟花在孙国民一家的头顶上无限绚烂地绽放，孙国民、苏桂芬和他们的孩子们仰面看着天空中不断变换的烟花，他们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夜空，以至于忘掉了手里的小鞭炮和小烟花。……一家人张大了嘴，目瞪口呆地看着城市的辉煌灯火和繁华。

古田流

一〇〇五
夏
王承
和







. 1 .

从孙佃铺步行到淮河，需要一个小时，孙佃铺挨着一条支流，支流直接流向淮河。

孙佃铺是一个自然行政村，是淮河边众多行政村之一，这个村子和别的村子有点不同的地方，是因为有个特殊的传统，就是外出乞讨。这个传统其实别的村子也有，但都不如孙佃铺厉害。

这样的一个传统如今已经无从考证其出处了，老人们普遍回忆孙佃铺外出乞讨的人最多，历史最长，生存技能也多，所以大家就公认孙佃铺是乞讨村。当地的方言叫“要饭村”，没有人知道“乞讨”这个词，这个词太斯文了，后来有了一个更斯文的词叫“盲流”。因为省里、县里都来过大干部，下面的小干部向领导汇报工作的时候就不能用“要饭”这么粗糙的词了，于是就叫成了“盲流村”。

孙佃铺附近的村子里几乎家家都有外出的，孙佃铺成为领袖村并且能引来省里领导现场指导工作的重要原因，是因为孙佃村的人每到农闲季节就用砖头把门窗一封，举家外出，等农闲季节过去之后，举家再回来，跟城里人到了黄金周要外出旅游一样。

当然，绝不是出去旅游，而是乞讨。这个传统已经流传了很多年，村里是肯定没有人有考证的本领，大家普遍认为这个谋生本领是朱元璋传下来的，因为他老人家在发迹前就要过饭，而且他的老家凤阳就是以要饭而闻名天下的。

孙佃铺的人外出要饭从没有说自己是孙佃铺的，而是说凤阳的。就是那个“说凤阳，道凤阳，凤阳本是个好地方，自从出了个朱皇帝，十年倒有九年荒……”的那个凤阳。

孙佃铺离凤阳一百里地，除了一些在那里有亲戚的人去过凤阳县城，大多数都没有去过，但几乎所有人都去过北京、广州、沈阳、山西、青海等等地方。

孙佃铺的祖祖辈辈将自己的足迹踏遍了祖国的辽阔大地。

. 2 .

孙佃铺的人并不是彻底以要饭为生的，外出是有一定的规律的，比如淮河发大水了，没法过了，包裹一背，顺着淮河走出去，总是可以找到一口吃的。有吃的就能活下来，活下来就还能回来。或者大旱年，庄稼长不成了，索性一家老小就出去。

还有那些普通的年份，粮食不够吃，青壮年就在农闲的时候出去要饭，把粮食省下来给老的小的，等农忙的时候就回来了。还有那些丰收的年份，担心粮食不够吃，也出去。这个心态就跟有钱人还想更有钱一样，总也没够。于是就形成了只要农闲就得出去要饭的景观。

当然，说是要饭，其实也不是所有人都是靠要饭的，有的人



会做些小手艺干点活什么的，让干活的年代就干活，不让干活的年代就要饭。不让多生孩子的年代正好，就跑出去生孩子，或者生完了再跑出去。

习惯养成了就成了自然，不管是什年份，不管粮食够吃不够吃，钱够花不够花，年年总会有人出去。后来又到了让出去打工的年代，青壮年呼啦啦地都出去打工或者捡破烂儿了，不过没多久，又呼啦啦地回来了，说是赚不到钱，没多久又呼啦啦地走了。就陆续听说有的发财了，有的坐牢了，还有的又捧起了祖师爷朱元璋的老饭碗，要饭了，要不说的是赶上好年头了，现在要饭和以前要饭可不是一个概念，现在要的不是饭，是钱。

不过，也有出去了一事无成的，打工找不到工，捡破烂儿城里人不让捡，偷个铁路物资或者施工现场的废钢筋又没那个胆子，要饭竞争也挺激烈，因为容易，所以靠这个为生的太多了，城里人都聪明了，眼都毒，装穷装残疾一眼就识破了，索性就回来了，再也不出去了；也有的暂时回来，等待时机，比如同村的别人在外边混好了，再把自己带出去。

也有的不愿意出去。孙国民就是一个，他是孙佃铺的一个普通农民，已婚。他读到初中毕业，务农，是村里读书较多的一个。媳妇叫苏桂芬，读到小学三年级，两人同岁、同学，一起长大，经媒人撮合、双方父母同意，走进婚姻殿堂而成为孙佃铺的一对青年农民夫妇。

孙国民没有外出打工，主要原因是他吹得一手好唢呐，这个手艺是他的父亲传给他的，孙佃铺周围百十里地所有的婚丧嫁娶都少不了他的吹奏，每次吹奏回来，可以获得两盒烟、十几块钱，还有一顿很丰盛的免费晚餐，农村再穷，但对婚丧嫁娶这样的事

情是绝对不会吝啬的，否则会让人看不起。所以孙国民的这个吹奏手艺让他生活得比同村的人都好得多得多。在经济和文化上绝对是村里的上层建筑。

初中毕业的孙国民是孙佃铺的一个能人，他不光有一手吹奏手艺，种地也很灵光，还曾经搞过养殖，但时运不济，最初在村边的那条淮河支流冲击出的水塘养过鱼，但被人投了毒，后来破了案，同村的乡里乡亲的，就算了。后来上游开了化工厂和造纸厂，河水变色了，别说养鱼，水耗子在里面都待不住了，逃上岸，有多远逃多远了。

因为河水变了色，地里的庄稼跟着也就长不成正经模样了。孙国民开始了他一系列的致富行动。孙国民养过蝎子，后院养了一院子。那是从小报上看来的致富信息，还签了收购合同，蝎子是养大了，人家收了蝎子苗费和技术费就消失了，那些个蝎子全都放了。亏了。孙国民还养过很多东西，都亏在人家说是回收，最后都没回收。后来他就想通了，要是养东西能发财，人家自己不就养了吗，干嘛把种苗给你，让你养大了再高价收回来呢。

坏就坏在孙国民识字，同村里不识字的就不像孙国民有那么多的想法，因为识字就要看有字的书、杂志、报纸。有一次孙国民看到一条致富信息，内容是“快速种植何首乌、快速养殖甲鱼、快速养殖河蟹……”，一共一百多种方法，全部快速致富，说是邮寄来两百块钱，就全部传授给你。

孙国民左思右想，认为这么多种方法，总会有一种是适合自己的，于是就汇去了两百块钱。很快地收到了一本致富信息，刚拿到手，奇怪，怎么这么薄呀，难道一百多条信息就这么点儿吗，打开来一看，一个纸条上就写着这样几行字：“把那条信息告诉



别人，让别人给你寄钱，然后你再把这个纸条照抄一遍寄出去。”

折腾了好些日子，孙国民的心灰了。好在他有个哑巴叔叔跟他一起过，哑巴叔叔有个特殊本领，就是编柳条筐和箱子。这个手艺是当年外出讨生活时学的，村边有一片柳树林，材料就从那里取，叔叔编的柳条制品很受欢迎，县城里有一家土产日杂商店专门卖他的东西。哑巴叔叔一生未娶，年轻时出去讨生活的时候还不是哑巴，回来时就是哑巴了，谁也不知道他在外边遇到了什么，回来后有了手艺，但因为年龄大了，又是哑巴，说过几门亲事，都没成。

孙国民祖上盖有四间土坯草房，一间自己住，一间父母住，一间就给哑巴叔叔住了，还有一间空着，放柳条和成品以及半成品的柳条筐和箱子。

虽然孙国民的致富行动屡受打击和挫折，严重地阻碍了他要把草房换成瓦房的进程，但他依然是孙佃铺最优秀的青年。他的媳妇苏桂芬也很贤惠，对孙国民的父母以及叔叔非常孝顺，无论孙国民作什么样的致富努力，苏桂芬从不置疑，一心一意彻底追随，在她心目中，孙国民就是支柱，是天。

家家一本难念的经，孙国民最大的苦恼不是致富路上的挫折，而是结婚一年，苏桂芬没有怀孕，这在孙佃铺是一件比任何事情都要惨痛的事情，是一件天大的事情。好在孙国民的父母在那一年双双病故，撒手而去，不用再承担这无后的尴尬了。